

928
セ
30

誠

齋

集

三十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禮部 方里 廷秀

皇朝通志

卷之五十五

禮部

皇天祐

皇天祐

與必昇以傳

與必昇以傳

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

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懷之其德其德君子小人視

之為已用舍回派無靈視之為已賦休中國而莫

視之為國縣吏任 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公在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祐 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 祖宗暨于中

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至正之望為一

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

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

之為已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夷

視之為國輕重在 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



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

高宗及我 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
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
虜情徇甚國勢臬兀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
敢以聞首請用張公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
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
都督其繫人望如此至如乞斬大璫張去為尼外
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覲議復奏審之
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賄等弊皆根抵天下
治亂天下稱誦其卓詭絕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
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祿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
陳公以薨聞 天子震悼對輔臣驚歎久之為輟
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
十五年七月二月葬于莆田縣保豐里龍汲山朝
奉即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公熹狀
其行其子守以請銘于太史氏而廬陵楊万里實
執筆待罪厥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
潁川人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
將遠南遷泉江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

十二世孫嶠沈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
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冀公薨執喪
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
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訣文曰公輔器也真首選有
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
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
已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一日忽心
悸亟馳返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疾云眼
除負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
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 今天子為普安郡王

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

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
郎兼 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即在郎二年

講說常傳經以規歷司勳禮部外郎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以獄無
辜媚秦檜檜黨蓋遂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掎克併
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籍籍會冬無雲而
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
罷思退金虜自燕徙汴謀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
中外久握兵柄尤以掎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

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公引春秋書
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今一月並見此夷狄陵
中國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

天子為罷存中而奪之兵時虜覺已形公言宜蚤
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選者旧臣唯
張忠獻在困於說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服之

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
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閫寄臣素
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踈雖有勤王之節安蜀
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踰

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諧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
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
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
之臣願 陛下察其說誣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
郡以繫人心 上大悟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
避狄公請斬之 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
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邊報益急
王師始北渡江扼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
御略備士氣亦振北虜若來持以重兵擣以間道
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歛兵增

幣無策矣虜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
有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
而虜自亂殺亮新酋遣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曰
歟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
日正名之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
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屏遠佞用志專
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迁中書舍人尋以
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康府事
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讎耻之志方屬張忠獻
公以閩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

發沉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効力大飾
邊備十一月召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
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
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
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
以身附炎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隆
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為
不若養威觀釁俟万全而動從之會虜盛兵聚糧
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
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興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

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壁二縣禽其大將大
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
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
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虜亦大發河南之兵以
來顯忠身鏖戰城下自朝及晷殺傷過當虜氣燄
焉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舉會夜兩不相知
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為我師大
失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
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皈討其實
所亡失財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

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衄沮大計

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
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
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
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
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
如此則人情解体浚方為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畫
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

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
往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

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 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 上勞之再三公引改陽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

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 仁宗為最盛願

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 仁宗為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國家之命脉氣節又人才之命脉 祖宗盛時作成丞養名公巨人爭以氣節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喪略盡今日之戒也於是 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

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

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去而端禮亦卒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 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戚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諫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

陳良翰林栗劉昉時龍大淵曾覲以旧恩怙寵士

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為介

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吞偶中書舍人洪

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當除某官公曰何自得之

邁以淵覲告公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

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國權

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

事虞允文入謝 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

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荆襄藩籬未

固言於 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

裨濬隍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
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
模悉如 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
分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來
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牘不名公却之
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求飯亡命

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俘虜叛亡否此載書也
鎮江軍帥戚方掎克軍士嗥怨言者及之公奏外
議內臣中有主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
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罪方而以

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虜使來賀會
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儉者以禮
諭之 上親郊霖以震宰相兼顧魏杞策免公亦
請罪越數日除參知政事言於 上曰執政當為
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
畝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
其急務從臣梁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
其去可惜蓋有甚間者於是劾洪邁姦險詭佞不
宜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
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者許得寢之

上曰卿能甬朕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
僥肅紀綱請軍政寬民力用人隨才無求其備異
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能否公曰召三數人與語
察其材智所堪而識之首減閩鹽能江西糴及廣
西折配米鹽蠲諸道積逋以大萬萬計上於公言
聽諫從於是政頗餒中書矣龍大淵死

上念曾覲欲召之公曰自 陛下出此兩人中外

詠歌 聖德今僕召願罷臣遂止殿帥王琪奉

詔行視淮城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 上命召之

公與同列請其所自 上曰王琪稱其才公曰琪

薦將佐職也何與教官 上曰可召問之公退責

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琪傳詔增城今既竣

事公請於上 上曰無之公曰此矯制也退至殿

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奏曰詔邊臣增城

此大利害大紀綱大号令也而琪得詐為之令甲

曰詐為制者殺於是 詔削琪秩罷之先是密命

下諸軍 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自今百司

受 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焉至是復以為言

從之尋攸前命 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

亦奏審乎公言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今三衙

發兵則密院不知每事奏審乃欲取決於
陛下也今命不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併旧法而廢
之矣意者非 陛下意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
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翼日面奏 上曰朕豈以小
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
忤肯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官觀公力爭之曰
當與大藩 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
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
為相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
獎廉退或才可用而伐閱尚淺即密薦於

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除用而不知所自
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
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
給舍必勉之曰 朝廷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
舉職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揚和二
州各屯三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
民兵要使大兵分屯要害以搯腹背民兵各守其
城以相犄角時熹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
相 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
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處議遣使北虜以陵

寢為請公面陳未可復手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
實害事得小緩曾覲秩滿公預請以為浙東總管
上曰覲意似不欲公曰屬者 陛下去覲甚盛或
謂覲必復來今果然願捐私恩伸公議又

詔進覲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虜正乃請以覲
為介還以故事迂其官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親戚
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予告請於他相得之公卒
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垕應制有旨召試樞
中書舍人林機言垕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
宗亦獨試乃機與諫官施元之意汪應辰不為垕

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年允文復申前議
上以手札謀於公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
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曾覲
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士大夫莫敢
言者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
倪即侵軼閩廣海道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
方略慶頗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御
慶懼晝夜究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迁銀青光
祿大夫閩益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

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
歛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
竟改之已而果不行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畝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
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 詔盡發本道戈船及選
卒公奏留其半州大旱且火且星隕且地震公悉
以聞 上賜笏帶藥物三年 太上皇帝聖壽七
十慶賜宇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
四年累章告老上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
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

撫使兼 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
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于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敬
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
選臣聞諸將多以賭得之軍政大壞矣

上曰前日鄭鑑亦云鑑公塔故及之公曰鑑以小
臣論事 陛下和顏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
用不以材而以貨則下不服 上曰然又曰陛下
用人當辨邪正當由 朝廷聞曾覲王抃招權納
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籍籍恩畝此
輩謗萃 陛下 上曰小者或勉徇之大者此輩

何敢預公此輩未必敢朋薦也或伺知

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
願嚴戒勅 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
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見都下黷賤人
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 上曰何也公曰曩
者士夫私趨觀抃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趨
之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
非 朝廷美事 上曰抃下敢觀時有請朕多抑
之繼今不復從矣公曰 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
外間謹傳某由某薦某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臺

諫侍從多出其門 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

陛下言者如將帥賄交又特甚者不惟士夫言之
吏卒亦能言之獨 陛下以為無有耳

陛下信任此曹壞 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
敗天下之風俗累 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

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 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
如此者以間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
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
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
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 行官管鑰官者主之留

守待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官者置酒西
嚮坐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建康
距淮南一水間每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
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
淮縣兵之戍者不受自北來販者先是

上念諸軍有孥衆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界三總領
司各十萬俾市易歲取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司
旁緣盡籠高賈之利陰奪閔市之征公請罷之而
歲捐券三十萬於一司給孥衆者半犒大蒐者半
時 上前下文書于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

率用執御特送而廷勞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
抃遣所親以白劄來吏白近比公不春詔因

上疏曰号令出於人主行於 朝廷布於中外古

今所同也間有軍國幾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
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
指諭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錢穀所出
或師旅有興或邊防是經繫乎國家大利害者能
保其無偽乎 上手扎愧謝公尋上章復告老畚
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 上手扎尉諭再
三乃受時江東旱甚 上詔公預講荒政公請貸

米斛三十萬穀三十萬分州縣振糶而又繼以發
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逋羅淮東之糶蠲未商之征
從之惟所貸穀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云設施有
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
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
年正月公年七十元月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
凡五表 上又手卷却其章是歲親郊召公侍祠
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告老 上不得已
詔以少傅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
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

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 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
詔金器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園丘且來歲增
上 太上尊号且慶壽陪班 上諭宰臣曰陳丞
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復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
傅而不名公竟因辭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
國公及屬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
澤勿禱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復竟
土為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
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孫必
衣冠遇人無少長以一誠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

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辨邪正斥權要
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名意處國事顧大体
務持重在中書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
上委稱其忠誠為賢相云公性寬洪無私喜怒泛
然若無所親踈而好賢之心實篤雅善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
宰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治郡尚風教民有骨肉
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一肉而
一衣或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
備內外總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

部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欲異眾別儲
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餘万緡悉畝之官公於
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為
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蹈孔孟未暇師
繫可有文集二十卷曾祖諱仁祖諱貴父諱詵皆
以公貴贈太師沂昌冀三國公曾祖妣黃氏祖妣
李氏妣黃氏卓氏贈徐昌越冀四國夫人配聶氏
封唐國天人子男五人寔朝奉即通判泉州事守
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即蚤卒宓宿皆承
事即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洎次適故著作佐郎鄭

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梁
億餘幼孫男四人皇承務郎址坦承奉郎熟未官
女六人銘曰

宋十一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

皇惟皇惟肖肖我 高廟肖我 祖宗追而與同

慶曆元祐紹興乾道 宋之聖時鄧隆四之攄國

宿憤信威朔狝六月之師周宜之竒大醜仁琦糜

之以敏自此足馬龍言不南下謨明何人猗張與陳

談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大勲駸駸卒壞于成張公

既喪久艱厥相 皇相陳公奮熙載庸正臣表治

萬物吐氣勸 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
以定一時群材驩為公來若鳳斯翽萬羽斯會色
夷氣溫 皇知愛君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費頰
齒如石投水 乾道之隆萬祀攸崇走職太史作
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贈太師
謚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北虜遣使來弔 帝遣朝奉郎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大夫試禮
部尚書往報謝焉至汴京虜遣使郊勞用夷禮蓋

我以哀往彼以吉逆彼必欲行彼之非禮奪吾之
有禮至臨我以威以張夷狄虎狼之強我卒能執
吾之有禮折彼之非禮使君臣訕服以伸吾中國
禮義之尊者京公以必死抗之也大抵自古及今
夷狄之所恃以行其無道者止以一死怖士大夫
而已不知夫死之為說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
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死正使
不死其辱有甚於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正使必死
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吾見有出使而
移疾憚行者矣見有不憚行既行而不稱職者矣

見有不惟不稱職而辱命者矣見有虜人餒之至
於餓詩請降以乞壺飧者矣奚而然也畏死故也
今京公執禮如執玉之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
正色而不可奪虜卒不敢加無禮不惟不敢加無
禮又復委曲順從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奚而然
也不畏死故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人道孰
為大孔子曰禮為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偉哉京公
手惟得孔子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夷狄小惟
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見君命重而身輕孰謂一

死能動之乎當是之時天下忠臣義士聞其風而
說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矣至於 今上遂相之
天下尚遲之云云諱鏜字仲遠豫章人漢魏郡太
守房之裔曾祖阜祖德用父祖和皆贈太師祖封
表國公父衛國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封秦國夫
人建炎三年金寇據豫章恐城中之人圖已家質
一壯男子衛公同產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母甚
急衛公慨然請行後盡戮質子衛公逸水而免寇
退訪父母得諸野奉以皈兄弟俱全州閭稱其孝
感公釋而翹秀受孔安國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

學必前列及大比對典謨義極陳禹臯贊舜深旨
考官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丁丑第進士奉
大對以直聞時年二十主撫州臨州縣簿令陳鼎
有能名公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
吾以簡再轉南康軍星子縣令地瀕江田病水故
多訟公核簿正程里畝節蒲頰清善良得職郡計
大半倚舟征吏緣虐取過者目為虎兕守屬公董
之薄征通商民譽藹如部使者王柘首薦之及公
造朝改秩柘為小司寇見公喜曰公才宜在天子
左右毋庸請曹受邑公固請自試治民柘曰薄州

縣榮中都官士夫皆然公獨不然可以此孟晉之
穎矣知江州瑞昌縣俗以終訟為賢大姓磐坻持
吏短長奪攘民業忽有媪持牒庭下公詰其由莫
知所對公曰必某大姓也嗾此媪者逮其人下之
吏盡服其辜杖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攘以畀其主
始民樂公豈弟至是一邑大驚三年莫敢犯者部
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公於
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
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彥章輩代言手也庀職兩月
詔從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

應書即召見時 帝方英明果銳有雪讎耻復境
土志夸者乘之迤迤窾言以規速化公言於
帝曰天下固有落落難合之事亦未有驟如意之
事 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
蓋悟公之規也因極言州縣俱困民貧兵驕士氣
墮靡媚賢憎直 帝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
日除監察御史公言事務存大体不為苛刻至有
浮躁險怪之士或已拜官而潛入脩門造請者或
騁機巧以圖近次名城者或事談說以營求儒林
之官者皆擊去之帝謂大臣曰察官廉察非小補

也大朝會攝殿中監 帝顧左右曰京某威儀雍容又謂宰臣趙雄曰京某有公輔器時士大夫有倡為從眾之議者每事駁削公言於

帝曰此說一行日眾一日將下失人心上虧國體帝曰事不務寬大氣象自不佳公曰繼今有進此說者願必罰無赦又言求才不如儲才今姑藉武昌缺一守臣久未得其人萬一軍旅倉卒當屬之誰又言非嘗任守臣者勿除為部使者又言天下有勇敢之才不在軍旅則在盜賊二者相耦以為消長為盜不死或抵黥流黥流而逋還徼為盜異

時江湖大盜亡卒半之 帝曰朕慮此深矣何策而可公言宜令諸路帥臣名為募兵實招亡卒負數有額月日有限自首免罪賜名効用之軍不過旬月可以坐得精兵潛消盜賊帝皆施行衛公薨既祥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舉廉紕貪不避執人逮鰥振乏不遺幽遠兼攝江陵帥訓兵御眾威望凜然軍民之政至今為法召為郎未行繼母秦國夫人薨既祥復召為將作監迂右司員外郎北虜賀生辰使來命公為儗值帝宅 高宗之憂公諭其使以 帝方居廬難以受禮使人不可既不得

見又欲小留公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且過
何名而留明月遂行 帝勞公曰朕不見虜使卿
却之之堅之力也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虜又遣使來予祭遂以公為報謝使公行涉淮故
事當於汴京受宴禮前三日公與虜中郊勞使介
康元弼瑤里仲通相見於寧陵公請免宴不從至
汴館公請必不免宴則請徹樂宜如告哀遺留二
使近比遺之書曰蓋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巷
不歌聖人禮經之明訓也惟北朝之治國家道之
以仁孝齊之以禮義者也今某之來繫北朝之惠

弔是荷繫本朝之哀謝是為北朝勤其遠而閱其
勞遣郊勞之使藏式宴之儀德莫厚焉禮莫重焉
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
悖禮於臣節為悖義也豈惟詒本朝之羞抑豈昭
北朝之懿哉敢請執事將何以訓之若不得請有
死無賈無所逃遁惟執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
以書辭者六七口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公亦竟
不誑公慮其以衡命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往俟
于位元弼等遣人相踵趣公即席又遣相禮者傳
呼邀請甚聲不絕于兩序之間公不為動徐答曰

若不徹樂死不敢即席必欲即席可取吾頭以往
聞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奪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
醪醴果實之錫徐議去樂公乃帥其屬班于庭北
嚮拜受未畢忽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
不即席其聲厲甚於是公即趨退復位及門甲士
露刃閉關公命吾典謁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
乃敢無禮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聞其主留館
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後有宴亦如之

帝聞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死執不聽樂其節
可嘉士夫平時孰不以節義自許臨危乃見耳公

公見 帝 帝勞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禮固不
易執執禮亦未易何以賞卿公謝曰虜畏

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臣子之常
分敢希賞乎宰臣言使還應增秩右丞相周公必
大進曰增秩常典京某奇節惟 陛下之命

帝曰京某今之毛遂也即除權工部侍郎初公辭
行言於 帝曰此行禮物與前小異虜貪而無耻
當有以應之果以為言公答曰禮物頒於 朝廷
使臣止於將命豐約非所知也虜無以詰至是
帝曰果若卿言成都謀帥 帝曰京某人材磊落

可使也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公至蜀念地險且遠天日万里當使斯民如在輦轂首罷硯者以安疑情躬閱訟辭以達幽枉賓接小官以求人才肅整維綱屏逐昏墨撫字細民輯睦將士旬月之間仁聲威譽洽于四蜀又念蜀民之貧節用薄歛以裕其力請歲蠲成都米估之征緡錢七万有奇草估之征緡錢七万有奇四路鬪酒折估之征緡錢九十餘万有奇通三歲凡二百七十餘万云後還朝又請加數年蠲減之期從之於是舉全蜀之民被 朝廷之澤若更生焉紹

熙元年夔利告旱發粟三万石以振夔之民五万石以振利之民明年東西蜀告旱又以錢二万緡粟二千石仍請度牒五十以振六郡之民榮資二郡尤甚公請除前一年未輸之秋租又盡除是歲之兩稅又請度牒一百以為水旱之先備於是飢民免於捐瘠大侵有如中熟志其水旱焉先是威州之蠻其俗相殺者相償以錢即解而去至是蠻有與吾兵人鬪者聲言將入郭守臣請避之公笑曰我在此蠻何敢尔此必僧者教之若竿僧者之首於境則彼不敢動太守揭公之令以示之蠻即

退黎州旧以西兵戍之一日與州兵相攻兵及接
矣其將又縱使其下蜀人疑駭公視之若無事繼
其將而治其不咸者夷漢按堵瀘守張孝芳政嚴
兵殺孝芳及其家公明遣佐屬撫諭以疑其黨丞
發縣潼勁兵以踵其後未幾瀘卒自斬元惡會其
黨五十人以馘戮於市於是三邊綏靖 朝廷無
西顧之憂公請為祠官 光宗曰蜀人方安京某
之政進寶文閣侍制俾因任焉在蜀四年召為刑
部尚書 今上御極公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公曰
勤曰儉上嘉納之命兼侍讀上前陳春秋一王賞

誅大法讀吕公著新法奏議皆酌古明今隨事寓
諷上喜因語金華諸儒曰京某進讀義理坦明使
朕意永釋卿等說經不當如是耶於是大用公之
意萌於此矣尋兼史部尚書紹熙五年九月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明
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
丞相白麻出在廷相慶公與同列傾豁肝膽不忌
不克議疑從可介而毋我事疑從是通而不比心
本寬厚政出公方與士鈞禮不為崇峻匿瑕用長
不遺纖末然守典謹度人綱人紀外若曠然中實

截然其所十二一遵 孝宗成憲而巳有庶畹命
從中出負外置幕僚者有屬籍近親特增秩三等
者有禁中藥者起為遙刺者皆執不行寺人王德
謙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上力言不可

上曰故事有之公曰 祖宗故事遵用有可有不
可在 真宗時則有若劉承規將死求節鉞以王
且之言而不與止與之以觀察留後今之承宣使
也此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在大觀宣政時則有
若童貫假開邊之出少府之節自此揚馘藍從熙
又得之譚稹梁師成又得之 二聖北狩中原塗

炭此之自出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

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今不以內
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為者及

孝宗時有甘昇者二人非不親近也曷嘗有此至
於諫臣陳賈一言甘昇之罪

孝宗即遂去之此又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顧

陛下以令典為法以覆轍為戒 上曰除德謙一

人而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必不可啓當除童貫
時亦云一人而止也節鉞不已必及儀同儀同不
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公於是力請裂

府上又曰不播告書贊而畀以告身亦不可乎公曰是掩目捕雀之喻也 上又遣中人以宸翰諭二三執政公與同列上疏力爭者至于三至于四上乃繼德謙以外祠尋謫廣德軍仍繼謫詞臣吳宗且朝論以公比王文正公云時 太上聖体未安 上每憂形 天顏後寢康寧 上欲消日上萬年之觴而宮臣又以小倦辭焉五年八月辛未公乃呼宮臣楊端友等三人至中書面詰責之泣而承命癸酉端友傳 太上 聖旨令 皇帝上壽辛巳 上詣壽康

宮奉玉卮禮成輔臣於幄次賀上

上大喜宮臣及屬車豹尾中侍從僕御之臣皆賀 騶呼之聲震于中外有司奏

太廟 太祖祐室生玉芝 上遂發德音布告天

下太史嘗奏星緯失次公勸

上恐懼修省以格天心邊城每奏北虜事宜公勸 上不必問彼而自為備 上喜年教屢豐因宴

輔臣公勸 上勿恃小康而怠持守燕間密勿之 頃動容出辭必獻敬戒至與同列在

上前首發大議陳 宗廟社稷萬世大計有人所

難言者六年正月公與同列奏事退公獨留力祈
上丞相印綬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

上曰京某公正無私不可聽其去 上曰丞相誠
實安得言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
丞相三月公屬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
上竟不許詔藥丞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月

慈懿皇后上僊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八月庚寅
光宗升遐公聞之不能出因大慟遂疾革至丁酉
將逝其子沆問以家事不答第長太息曰國家多
故何以枝梧言訖而薨享年六十有三先是太史

奏木星侵上相遺表間

上為震悼以太保觀文

殿大學士致其任 上以居廬從有司之請免臨
奠及輟朝有詔公薨于位禮宜優異於是賜之美
襚以為襯又賜之貂蟬火龍以為服又賜之米銀
龍腦以為斂又賜之白金三千兩帛三千匹以為
賵又贈之太師謚之文忠以為恩又命有司祭之
脩門命從臣中人護喪飯葬以為禮哀榮典章彌
父備物並用司馬光薛居正故事近世鮮儼也其
孤沆祈免門祭護葬甚力從之配廬氏封令人前
十二年沒累贈魏國夫人一子沆也承議郎主管

佑神觀三女長卒次適從政郎前廣南西路經略
安撫司準備差遣黃銖太史後也次適宣義郎漆
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張忠純忠猷孫也
兄弟四人銓鑑皆以公補官仲氏錫蚤世官其子
沂公之天資裡和表爽喜怒不留色粹氣平可否
無忤策第最蚤或者易之特於稠廣試以嫚語公
一笑亦不孰何其宰瑞昌有毀公於太守者後公
攝師江陵毀者為幕僚反側求去使人尉安之且
厚遇焉其人感泣公常曰寧人員我毋我負人至
於善善賢賢不啻已出其在政地每挾一小方冊

以書才行氏名上有問必薦進於文無所不工尤
長牋奏仕雖至公台獨未嘗掌制談者為恨其為
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瘦態有雜著三十
卷經學講義五卷晚卜居得宋齊丘宅古松百章
峯蔚後先因号松坡居士堂曰真趣樓曰山浦
上為書堂名以賜焉雲昭漢田上貫翼軫沈以嘉
泰元年十一月壬申葬公于新寔縣桃花鄉高坪
德源山之原走一介持書以朝奉郎國子司業李
公大異所作行狀來請銘銘曰
朔狝其狃阻兵以威血人以嫉一个行李漢節適

彼鮮不失次堂堂魏公往謝彼戎弔我閔凶彼用
夷禮傑侏庭止哀樂不類公辭以哀十反莫回盛
服往哉彼樂不徹吾首可折吾節可奪虎夫負牆
鎧爭日光及磨秋霜公毅以叱排闥以出罔不辟
易彼酋樂徹禮優後事不留臣主相顧罵醜端沮
敢或弔侮公既脩門

孝宗亟稱皇威伸伸人望有端竟塊厥位頻斷大
事大闔其覲節壽縣其除公還贊書

太上遣豫闕以執勢御公達彛慕 二聖重惟一言
回天茲不日艱疇不將命公當其祭彌險彌勁疇

不鴻鈞公迎其焚彌艱彌岫維垣其貴文忠其謚
哀榮寡二西山西偏德源之原名相之阡玉立之
節章水有竭凜氣無歇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四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
郇國余公墓銘

聖上御極之元祀始初清明德新又新首選於衆
得一名相匪夢匪卜決以人望弗巖弗涓得之在
廷有揚縮之清有司馬君寶之誠其知國如知醫
守法如守城好賢如好色用能柱天扶日耆定周
鼎徐聲怡色措國泰山懋勲芳烈至今怙焉左丞

相郇國余公其人也或曰公賢固也如不久何
上騰方隆民瞻方輯善類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
留招之不出賢者固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
此公之所以為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能無
遺恨也乎斯恨也不在天下必在己恨在己者天
下疾之也恨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
恨而吾始無遺恨矣唐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
恨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 本朝之名相亦不少
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何
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暮年而

去蓋不究其用不竟其業也豈二公有可恨天下
不能不恨也恨之者惜之也仲尼曰如有用我者
暮月而已可也仲尼且去然況公與韓杜乎此公
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名數於衢
之龍遊釋而讀書一過誦年十三文已驚人紹興
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招賢之路云聖如文考
太公歸而伯夷歸明若昭王樂毅往而劇辛往有
司異之貢以前列遂第進士初尉宣之寧國歷江
西安撫司準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
孝宗召監行在都進奏院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監

察御史大理太常二少卿兼 太子侍讀兼權禮
部侍郎除權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
太子詹事為賀金國正且使試吏部侍郎知太平
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光宗嗣位召為吏部侍郎除權刑部尚書兼侍講
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召為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改參
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除事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拜右丞相遷左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隆
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判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復奉祠除判慶元府改判潭
州積階自左迪功郎至特進爵自龍遊縣男至本
郡公邑自三百戶至八千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
致仕授少保郇國公以嘉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薨于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公之尉寧國也以
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己官尚忍
為之公之在江西幕府也帥陳之茂稱其文壯而
顯談於諸公間章交公車遂改秩公之宰烏程也
邑之政舊聽於巨室宰一搖手輒逐去公曰去等
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鉅筭日數百紙

決事風生事勢如蠅庭寂如水鼠輩落膽驚行股
并有富估抵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陽
陽公曰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本部
祥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啓視竟置之法湖之六
邑病於口筭之征謂之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自
大觀始歲為足者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不輸絹而
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為錢者千其後為千錢者
五公以民病告于太守單夔請以上聞令七氓出
一縑郭內二邑以錢為縑郭外四邑以縑為縑夔
即以聞且令公詣中書面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

嘉歎即言於 孝宗歲蠲緡錢六萬公歸邑父老
萬數郊迎感嘉 上恩固不呼舞部使者及太守
列其治最淳熙元年召見 孝宗天顏有喜是時
帝意銳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敢過者公
言於 帝曰謀國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
聲後實以訾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
武乘匈奴之困親巡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
庭者訾其氣而服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
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蠱
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缺遺禮益恭用

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也此先實後聲之策也今日之事與漢大異而與越相若故漢之策不可施於今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運廟謨於靜謐之中示敵人以輯睦之意使形聲俱泯觀其變而察其時則機可得而圖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取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敵有內釁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敵有外事若夫差牽於潢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

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既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若破竹惟所欲為者 帝喜曰卿通達國體既退

帝諭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不詣已止除奏即謁告迎母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尋丁憂既除喪不入脩門諫大夫蕭公燧薦公可御史蕭初不公識也淳熙五年七月召見言守令以摺克病民將帥以侵牟病軍用人宜先行實後才能擇吏宜舉廉平優勸獎初 孝宗惜其云至是喜

日卿自此當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負者特增一員處公云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隳職業或內懷姦罔而敗風化或起資而援恩寵或依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媮安為賢以苟得為能在朝者計日以求遷在外者便文以自營監司以喜怒為刺舉將帥以締結為勲績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正之路宜屏府縣之徒以杜群枉之門事皆施行公之貳廷尉也宣教郎王定國者以守禦之功得官宰掾修怨誣之以為偽官白之中書時宰主之獨

參政周公必大不以為然時宰怒以付廷尉令人諭意啖公以法從公審其非偽以白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為屈竟全之公之貳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 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為之庀職之翼日有詔欲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藉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日以聞公言國朝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圓丘前期朝饗於太廟其儀視冬至郊祀之禮此 太宗祈穀之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異此矣以宮中火災之後考室落成之初故於天安殿廷恭謝天地因之明年仲春耕藉

此明道一時謝灾之故事也非祈穀定制之故事也今欲祈穀而耕藉必合祭天地於圓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乃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詔儀曹奉常集議中書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可以義起者至於禮之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也如明道謝灾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以郊而施之殿廷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某始某死不敢奉詔

帝曰禮官不可則止公之貳銓曹也銓法所用有

法有比法者上世成憲之經也比者近世湛恩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屢遷吏所欲與必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否吏所欲奪必舉比之所否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與奪之柄不在長貳而在吏不在法而在貨公初莅事取法與比晝夜繙之一覽即強記及吏白事公前知其與奪之情而逆折其舉廢之詞彼以其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我以吾經老吏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宿蠹根尤掃漑頓清郡邑衆職有缺負者吏每匿而不覲以要厚賕公令郡長吏定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揭于

省尸俾應格者得之士夫詣曹小有幽枉許其夙
夜面列至於武夫起行陣槽銓法者吏尤得以扼
其吭而要其貨壅闕既徹文武下僚呼舞相慶淳
熙十四年自夏至秋不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
旱之辭必以六事自責京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
事所召若成湯之六辭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政
不節也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京房之六事今無
其三而有其三曰欲德不用也上下皆蔽也庶位
踰節也 帝從納焉公之為詹尹於東宮也凡閱
五年議論之間陳古證今每寓箴諫若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必深言之罔不痛切嘗以司馬光言人
主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
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願書置坐隅朝夕觀省
光宗時為皇太子敬遇傳察尤尊禮公親灑汲古
二大字以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多圩田
田在大澤之陂大氏水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
堅瑕每挑葦水生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朝渺
然田澤為一環數十百里匯為鉅浸乾則葦為槁
野民之生業不大獲必大侵公至躬行阡陌周視
隄岸勸民築隄增卑培薄益以捷菑隄成昔之隄

者廣瑕者堅於是田無水災頻年大穰民歌舞之
至今賴焉郡有寓公以財自雄締交權倖動搖郡
邑太守每至啖以貨寶一鯁其餌他他惟命噤不
敢息政用放紛公至却其餽絕不與通每以事來
必摧辱之萬人吐氣 光宗即祚有詔求言公上
封事言切於聖德者莫若正心切於國體者莫若
裕民未幾首召見又言天子之孝不與常人同今
陛下之孝於 壽皇豈特以天下養為養之至
哉第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當如武之於文
繼其志述其事可也 壽皇之睿謨聖訓仁政

善教天下所嘗蒙福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
而力行之斯足以極 陛下事親之孝矣公之長
憲部也廷尉上一死囚具獄蓋大俠殺人而使
人承之公謙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且
北走胡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帥建鄴
也減民租之挈代下戶之輸節浮費檢吏女奴鄰餽
不入私府賓燕未嘗卜夜初至守藏者以縣官緡
錢百三十萬告既去以百七十餘萬告雩榮雨腸
罔不響嘗外邑嘗有蝗遺種公募民闢地以粟易
之率一升全一畝遂不為災連歲豐茂公之貳樞

廷也興州大將吳挺卒久未除代公謂知院趙公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有識寒心今徒慮其驟易生變然天下無釁決不敢動若更承襲將為後患趙公大喜遂合辭以奏 光宗猶豫不從公言趙某所請非為吳氏計乃為蜀計非為蜀計乃為東南計若無大將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六朝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大驗也又不從公遂求去初擬張詔除興元都統制至是始有俞音邊瑣以屬中事宜上聞 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實有

備無患公每憂邊思職常若敵至講攻守薦材用革債帥繕戎器峙糗糧又掇古今議論邊防之文綴為一書以獻焉紹熙五年 光宗被疾寢不能東朝重華宮外議講張公密疏深切皆人所難言詩同列將勇去以塞天下責望公謂二三執政與國同休戚今茲何時乃欲苟免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 壽皇大漸俄報外遐 光宗遂不能至宮發喪人情恟懼 朝廷莫知所出公謂丞相留公正曰不有唐肅宗朝群臣發衷大極殿故事乎今日之事宜奏 太皇太后請代行祭奠之禮以

靖國人於是宰相執政上奏 太皇太后從之仍有 旨云 皇帝以疾聽於大內成服百官於重華殿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公正及樞密知院趙公汝愚參知政事陳公騷建言 皇子仁孝夙成宜蚤正 儲位累日申前請甲寅

御筆示傳子之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戚得白 太皇太后越七日癸亥得 旨仍宣諭汝愚騷及公先是丞相以朝臨仆地去國甲子禫祭百官畢集于重華宮 太皇太后垂簾有 旨云 皇帝有詔自欲退閑 皇子嘉王可即 皇帝位

尊 皇帝為 太上皇帝 皇后為

太上皇后於是 太皇太后命左右扶上入簾面

諭 光宗聖意 上泣涕俯伏懇辭不能起

太皇太后命左右起 上仍命持黃袍扶

上至殿之左个素幄仍傳命執政同勸進再三

上遜避亦再三左右頻以黃袍被 上上泣頻却

之公泣奏曰今 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國勢岌岌

人情皇皇 太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也

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以莫之承也且 太皇太后

非為 陛下計也為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計

也為 宗廟社稷計也今 陛下乃執人子之一
謙忽國家之大計是陷匹夫之小諒忘天子之大
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若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何其若 宗廟社稷何 上慄然牧涕
愀然勉從不得已側坐御座之半公與同列再拜
上亦答拜公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可乎
正君臣之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
上猶立而受內侍扶導 上詣梓宮前行謝禮畢
上裹服出至大次猶立久之公與同列再三固請
上始正御座朝百官退遂行禫祭之禮晷刻之間

人情大定中外相賀驩聲雷起乙亥除參知政事
兼同知覃恩進兩官公曰國卹尚新天命有屬詎
可因以為利即上章力辭曰 陛下承

太上之倦勤奉 祖后之慈訓勉為 宗廟社稷
計非以得位為樂聖心所形臣實親見君臣之間
自當交修此義豈應遽昌非常之渥辭不獲命止
拜一官十二月庚午除知樞密院公為山陵使時
葉公適以太府卿總餉淮東將行丞相趙公曰明
日余知院入國門其少需徃謁之某且去士論未
一非余公不能任慶元元年四月己未拜右丞相

公辭免之章云好惡偏而黨論未息非包荒鎮浮之量何以調一於異同蓋指是也朝士誦之中外傳之於是人人相慶得賢相望太平云二年正月拜左丞相公清介誠實好惡無偏恪守法度務行故事力主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必從容訪問人才記其姓名以備選掄一日謂侍郎楊公輔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拔任先是年饑淮浙江東請粟於朝以為振貸其數萬萬公言於上悉從之都城居民以戶計者十一萬二千有奇元年米斛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

其估以糶至今年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憂損膳羞自春徂秋至不肉食雨暘或愆禁以私錢朝廷雩禱公每贊上以實應天不專禮文有禱輒應至是大熟因請廣糴積倉以備水旱四方或小有瘳異必聞於上請恐懼修省謹終如始異時錢與券相為母子以濟邦用至是券日輕公私交病議者盈廷莫採其敝公請出度牒以收券之入發都內以散錢之出嚴大農受入之令守錢券十半之約於是母子相平民蒙其利臨安之民有口筭之錢曰身丁者台嚴湖三州之民有筭之

錢曰丁絹者請與復三年衢之五邑自兩稅之外
非經數者其名又十有四公請與損其十每歲所
蠲為緡錢者四萬有奇免符既下五州父老欣戴
上恩喜極而泣時方事叢朝廷文書賞誅予奪政
令罷行公一一觀省勾校不啻晝夜小有吏謾靡
罅不燭靡懲不深三省黠昏不寒而栗朝士相語
昔未睹聞史館書成品彙孔庶皆公典領婁趣奏
篇將議行賞公當首蒙澤者公以國郵事之方殷
至於彌文非所宜急皆抑不行時有貴戚方見親
信丞相趙公欲踈斥之議泄竟以論去道學之士

遂為深讎依附者日衆內外相扇浸不可制指趙
公為黨魁其薨于湖湘也卹典未行議論紛起公
曰此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罪某自當之
即以後官歸葬奏請衆皆不樂浙西常平使者黃
公灝以擅放民租遠竄知婺州黃公度以隱庇屬
吏褫職罷郡是皆有深怨者公為執奏止從薄罰
迨呂公祖儉南遷抹解弗獲朝士有知公者直以
公義相勉責公曰某自分決當去恐他日將有大
於此者耳未幾有上書者造設虛詞誣陷浸淫殆
不忍聞公即緘其書而毗睚已深媒孽已熟有成

畫矣詔公與蜀帥趙公彥逾具即位本未來
上蓋謂趙公與丞相嘗有隙疑公相代為相不相
能冀有所中傷因興大獄一時名士一網可盡公
食不能咽寢不能寐丞專介走成都期以守正要
以同辭未達而趙公所譔受禪本末之書已至公
取副本觀之曰大体得矣若公所譔甲寅龍飛事
實則皆主丞相趙公以明其功曾不自述其恟贊
之力微其辭彰其義議論平實雖時論多所不快
而姦謀竟息外間所傳出於意料徃徃亂真唯晦
菴朱公熹見之嘉歎每日余丞相此書却不失實

門人共聞其書遂傳會貴戚除節鉞制詞盛推定
策之功公不自顧計任貼其麻然猶使竝緣事實
者其慮固深公自是憂見顏色義激肝腸謂知院
鄭公僑同知何公澹曰某欲有所啓柰無助何二
公曰公安得獨為君子公又以語楊公輔相期協
濟他日公獨見上開陳甚密且曰除從官而中
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本已滋聞者遷怒公知事不
可復為變不可再激即批章引疾其黨尚嚴憚公
不敢侵後益追愆公戒子弟毋入京求仕公既去
善類始思公之有力其迹之彰彰者如此至若彌

縫密勿省幾燭微潛消陰制深計遠慮宜不得盡
知公嘗語所親吏曰某備位宰相無他長唯以全
護善類為急其他皆所可略要不可與此等爭虛
名而使士大夫受實禍此公之盛心也蓋當公之
秉國適有道學相攻之隙事方鼎沸未易和調非
少有縱捨而徒為矯亢其勢莫過其欲未歇名雖
公歸禍將世徧故利欲飽而黨錮解此其驗也楊
公輔貽公書亦謂公危言勁論世所不能而明哲
出處曲全善類辭顯義曰其大端不可揜沒如此
可謂深沉弘遠真大臣事業非淺之為文夫者矣

一時士大夫罹禍不深坐廢不久終當藉以扶持
宗社公之為功必有能明之者公堅卧遂稱篤求
去懇切同列合辭於上前請勿聽公去

上一再却還奏牘寬期賜告令侍醫視藥太官賜
膳公固請去位 上不得已四月甲子除觀文殿
大學士判隆興府辭行召見內殿有詔免拜賜坐
撫問周洽遣中貴人至江亭賜黃金二十五鎰及
幣帛茗香公又辭郡故有洞霄之命 上又遣中
貴人傳詔撫問賜銀奩香茗公之帥長沙也三辭
不獲命至則除諸邑頻年之積逋以寬民力劾武

岡擾壘之兵官以安溪徭窮目力以決民訟夙夜
勞勤休為之瘠有勸以勿勤小物公笑曰吾平生
在官竊一日之祿必殫一日之勞可以老而改半
後再帥長沙暑行屬疾遂薨于位時有大星貫于
其里居之側云曾祖慶祖鐸父繪俱贈大師追封
岐益蜀國公妣虞氏贈燕國夫人娶葉氏封福國
夫人七子峴承議郎主管佑神觀未除公喪而卒
嶧承議郎新權通判信州軍州事兩預秋薦嶧第
進士宣教郎有旨除二令峻承務郎峭峴未命皆
蚤卒岡承奉即擬監兩浙路臨安府浙江渡三女

長適從事郎新監慶元府鄞縣大嵩鹽場支鹽官
毛淮次尚幼孫男五人瑑承務郎新監饒州永平
監珙璫承奉郎珪璞承務郎孫女三人長適迪功
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徐鑄次適功郎新鄂州
江夏縣主簿劉常道次尚幼曾孫一人初蜀公一
兄已與分產未幾而貧悉以畀之性喜濟物飢者
發粟貸者折券鄉里稱為仁人長者公奉母夫人
祿養所至扁其堂曰戲絲既沒水慕言之必泣弟
端誠先官之而後及已子在官得俸亦以分兄弟
之子及其遠族云公孝友誠慤公忠廉介出於天

資自少至老無一語欺蹈規履矩日自儆戒体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及其在人主之前骨鯁切直櫻鱗苦口自敵以下有不堪者謀大事決大疑人所恍駭公處之凝然決之沛然也不念旧惡不阿權勢其在當塗有江東漕嘗使酒嫚罵公者公與彼交章相避遂兩罷為祠官後公長天官其人為貳陬踏求去公與之傾心盡勸仍薦其壻其人媿服人服其厚其在從列時宰嘗屬公薦某人公不承命人服其在相位財暮年耳天下方望治而謝病堅卧三月至補外得請乃出故天下至今惜之

嶧與諸孤將以嘉泰三年正月十三日葬公于龍遊縣靈山鄉石壁之原以書來請銘銘曰

紹熙季祚 光考違豫仰曠居廬俯曠機務兆人皇皇靡所歸赴宅憂繼離非 上而誰

聖考有命其代予悲 皇上益謙十命百辭兩泣

其而推去天衣公自宥府夾日以飛時乎孔艱公乎焉依國有大疑公作寶龜國有危事公作金隄有昊斯岌公作天柱后土斯隄公作嵩阜

皇曰汝嘉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國是孚公感主知其疾其劬先物以興後眎以舖以汔于痛弗

有其軀推轂 帝車匪堯弗塗鳴球天耳匪臯弗
謨孰彥而翳孰嫫而瘁孰憲而戾孰鐔弗既摠而
彙之膏而遂之繩而墨之塹而柵之五月而濟暮
年而又方駕而柅方揖而弭留弗可留致其可致
揚清馬誠韓速杜止前五百歲一有其四後五百
歲一無其二肅如清風聞者興起勲勞智名帛素
竹青朱熹所稱揚輔所詭有麟有煙對越圓清侯
誰濟登汲古書生

樞密兼參知政事權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四月予上章得補外同郡今監察御

史曾公三僕餞送于西湖之上監六部門權侯安
節偕來曾公坐定忽蹠而請曰權侯將有請焉願
為其祖樞密公追碣其窆予曰諾後五年予歸自
金陵過清江其太守郊廷乃權侯也前請倥偬予
忘之矣而侯獨不忘再請庚前諾予其可辭公諱
郡彥字朝美河間人曾祖顯祖慶俱贈正奉大夫
父經贈光祿大夫儒學三世之而光祿公為特名
儒號無相居士公自兒時疑如成人七歲聞講毛
公詩退即能為家人說大義自是力學至志寢食
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嶄然張廷堅與光祿公游

見公竒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誠入太學崇寧
四年賜上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青州教授歷睦
親西宅宗子學正提舉河東學事除太學博士
徽宗幸學設懌堂上延見諸生 命公講下武詩
音暢理明大顏喜甚 恩錫有差轉朝請即改辟
齋國子司業宣和初遷左司員外郎

徽宗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嘗欲官
饗人子衣之品服公言孔子惜一繫纓今以命服
服奴人乎黼銜之故根之使遼虜酋面投國書責
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酋大

怒竟莫奪公之在遼也審知女真強盛目睹官軍
驕惰歸言於上請檄兩河繕甲兵因吾圍益厚北
朝之好無令邊臣生事敗盟不然必有唇亡齒寒
之患且言帥臣沉積中與詹度不咸當黜不報尋
除集英殿修撰知易州女真果犯京師

欽宗受禪公復為左司靖康元年十月改宗正少
卿除直徽猷閣知冀州辭行 欽宗勉之曰兵起
北方士大夫悉求南卿獨請北真能體 國公道
逢士夫自大名歸者語公虜且再入毋徃公曰吾
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高宗皇帝以康王為大元

帥起兩河兵入衛王室以公為計議官公將冀兵
與宗澤兵皆師于澶洲與澤兵於丁未三月自濟
徑趨古刀馬河拒賊列砦數十去京不遠虜騎充
斤諸路兵約同進者皆不應澤曰是以肉食虎耳
乃師于曹之南華及二聖北狩上檄諸路兵
追襲公與澤兵復之衛之滑賊已渡河公與澤同
表勸進及蚤正位號以繫民望者五

上即位公與澤同往大名募義兵上亟召公
與澤赴行在所公乃回軍自京師赴都道除
公帥荆南澤襄陽既抵行在所澤以元帥事入

奏公未見間除天章閣待制改知東平公言於
上曰願陛下無輕棄南京臣當死守東平一日
三被詔督之官建炎元年六月也時河北盡陷京
東州縣半降賊公以疲卒孤壘抗強虜幾及二年
兀木合衆二十餘萬圍滅糧盡而救不至人至易
子而食然公以忠義激士猶摧鋒陷堅虜患之為
書射城中云趣降即富貴何自苦為公罵曰逆虜
吾受國厚恩死無恨豈忍臣異類力屈城破兵民
爭扶公出城父母妻子皆陷賊惟一男一女一姪
走及公公自列請罪上憐其忠喜其至

詔曰闔穀於苑毀家以紓楚國之難顏真卿委郡而為朝廷之歸遂原之三年以朝散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公日訓兵旅集舟積粟以防虜寇請朝廷分兵守武昌襄陽則表裡之形成賊不能窺我於是季成在泗劉文叔在舒韓世清在蘄孔彥舟在漢公以為此曹皆禳江上名曰聽

朝命受國爵急之則詐忠緩之則詔患皆腹心肘腋之疾陰備之彥舟果欲來攻知有備而退屬公丁父憂解官 上惜其去三命越紉公固辭者七不獲命四年正月以寶文閣學士知建康七月

改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初建康遭虜焚戮城野一空公竭力安集不數月朝市小整人以更生繼總漕事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董媮懈檢欺隱覈適亡責稽滯水陸程輒餘五千里財用湊集於 行在所者億萬計有

詔嘉歎紹興元年入為 部尚書兼侍讀二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 祖宗德澤在人人人心未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虜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浸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

硯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挺
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
制人而制於人哉不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
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
策之次也 朝廷用其次云復有中興十議其
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偷安
于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
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
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
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說偷安苟合之

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
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
用又謂股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
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
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蓋今沿江州縣各備
其境內而總之以連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
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
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
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
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獨歸之數

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 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揜公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 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言曰願

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未幾以簽書樞密參知政事數月 上欲大用公三年二月己丑以

瘍解葬于位

上震悼親臨其喪贈正議大夫

祔以金帛官為護喪歸葬于徽之婺源官其家七人女家三人公風骨奇偉胸次恢廓學術才氣過

人數等性至孝初無相在鄆卧病公雖徙我然沈盥必親執藥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及無相歸汶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比望長號之廬山飯僧泣血禱佛冀父子如初三月而赴告至力乞終喪七請不獲公感 上深知每誦曰責難於君

謂之忠吾君不能謂之賊婺源之東山水奇變築室其上自號且然居士有古律詩二百八十首雜著書啓章奏百三篇其所述作初若寂然無營忽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雅善草聖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聞梁揚祖皆為世名臣

配呂氏先公卒汶上封樂平郡夫人繼室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子男一人嗣衍女一人嫁韓穰孫一人即安節也傳家學有祖風云銘曰

太陽鄉晨賓以啓明應龍將昇從以喬雲巨宋再昌天啓

高皇文武權公襄我烈光維時胡塵塞平窟旻滓于厚坤白晝為昏維

皇勃興赫濯聲靈手其青萍叱開羶腥維公孤忠杖策以從補天重光扶日再中如周甫申如漢弁恂如晉導榮高勳昭明廼秉鴻樞廼預政塗

皇曰汝嘉將遂相予總章斯皇胡剝我梁巨川斯

茫胡燬我執新安之原是墮是窀佐命之元過者式旃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墓誌銘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

墓誌銘

淳熙甲辰十月一月万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
三月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遣騎蹟門遺以書曰
江西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陳徐諸賢
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某冥搜得之今刻棗以
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誰宜為万里辭不獲命既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呈似公公不為不可是時万里未識公也自是書
問還徃益密情益親厚後八年万里將漕江東被
旨徃上 問因過荊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
苦又遣其子鉉遮見于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指欲
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庚此願既而山路崎
嶇難以再經拏舟東歸至今以不識公為恨每每
流涕公聞之亦流涕蓋万里平生知舊相識而不
相知者有矣未有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
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没万里哭遣家僮弔焉
今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万

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忍辭公姓
程諱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冒自重黎氏自伯
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德之詔賜田宅於歙因
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謚
忠世迨今廟食至天旺始徙黟云曾祖宗顏以子
顯謨閣直學士遷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千
載贈奉議即父晉之以公贈太中大夫三世娶胡
氏贈碩人公少穎異伯父竒之令從樞密丞公學
方壯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連除興國
軍光化軍教授以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

造朝虜酋亮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抵時宰陳
公康伯請厲兵馬守淮漢募異軍遣間諜理財用
陳大喜以為足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府尹趙子
瀟待下簡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以
府事且屏後覘焉見公剖決如流遂大相知除知
通州諸御史薦為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
道二年二浙大饑 孝宗皇帝憂之分遣即官御
史行視振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謂受
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 上大喜語執政
曰誰肯為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上 上迎

勞曰卿振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
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 祖宗朝已行之
荒政若趙抃之會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
行也若夫今日之急務願詔監司與帥臣察所部
之官吏或罷奕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應書者
罰之斯者不可緩也 上稱善除右正言見

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剴切時已和戎公言勿特
和以為安必因和以為備後言廣盜始平湘寇後
作蓋官於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
得其所難矣謂宜積擇部使者以察郡守妙簡守

造朝虜酋亮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抵時宰陳
公康伯請厲兵馬守淮漢募異軍遣間諜理財用
陳大喜以為足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府尹趙子
瀟待下簡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以
府事且屏後覘焉見公剖決如流遂大相知除知
通州諸御史薦為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
道二年二浙大饑孝宗皇帝憂之分遣即官御
史行視振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謂受
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上大喜語執政
曰誰肯為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上上迎

臣以察縣令孰為公廉孰為苛刻或辟置或罷絀
至於一切利擾之政尤宜蠲損 上即詔群臣集
議于御史府選監司一人遂除張維廣西提點刑
獄擲寇李金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門速
發旁近精銳之師應時討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
龔遂治渤海諸持鋤為良民持兵為盜賊此安文
之策也張敞治膠東明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
之策也願下攸司著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
珙移書謂賴公建明表裡相應寇遂平中書除吏
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於上

則僥倖息於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
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將仕登仕除
嶽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
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矣近有宜州文學高衮者
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時借補亂法亦太甚
矣有肯押衮婦本貫又言諸郎皆華選也近乃有
為丞十月而遽攝負者有監門數日而亦充數者
望申詔執政繼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
有為淮漕者進死蝗公言月者廬州守臣張師顏
奏蝗倫田野今乃諛言蝗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

前從臣召還者請後免役錢公言身為通臣不以
道德寬大推廣上意乃導為刻剝是可不少遷左
司諫言民困於執役及和糴四弊 上曰朕當遣
使按察在諫省僅四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
上再三留之曰朕方欲用卿尋以母憂去服除除
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引嫌改儻當路
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
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

陛下屬精圖治未嘗不欲大為然有志不可不養
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怠速於用則或沮願

母但宴安毋急事功 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
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易江東鄉部也即
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畫繡云既職事有曰本
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苗錢曰宣城砦木錢
皆蠲除之仍捐米數千石贍宣之乏徽州雜征有
日驛料豆錢者多取八千緡即奏蠲減又言徽絹
銖兩昔輕而今重民以益困有旨十二萬匹減四
之一公喜謂人曰大哉聖主之仁一舉革二百年
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浙西提點刑獄辭行
上曰朕欲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正少卿太子左庶

子既數日 上復問宰執程叔達已除庶子未其
簡記如此公言玉牒凡例止細實錄而不網羅諸
書恐有放失尋兼崇政殿說書 上前因論帝王
之學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願講未前代聖賢事
業而施之天下一月講周禮至泉府因言其法本
欲歛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從其抵而予之
所以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說創青苗之法
以取二十二之息故天下卒受其弊用經之誤如
此因言今州縣知利而不知義受田租之粟則多
至加倍理訟獄之負則專務罰金甚至周内罪名

沒入生業大則歛義羨餘結權貴小則私盜取資
妄用民日益困不可不懲 上曰亦非不懲更當
痛革石史蕭公燧在旁與聞出而大言於殿門曰
講讀官得人可為 朝廷賀尋兼直學士院三年
四月兼中書舍人公以兼官過多力控免云一月
召見因言傳聞江東淮南多旱願修德明政省刑
薄歛庶人心悅而天意得 上曰亦聞江東閔
兩方以為憂而劉珙奏云已得大雨可喜漢唐之
士皆緣歲荒盜起朕每憂念常至五六月不敢去
心公退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

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西省後至瑣闥或昏暮丙
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聖詔
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末人之閑閑連書于
前俾得參考不然依旧制繳奏十一月

召見賜坐 上曰卿制詔甚得體公稱謝久之辭
起命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
超越 上曰何也公言舊京局諸闕本以待選人
資淺之有才者今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除職
事官願以京局諸闕仍舊歸 朝廷公每論諫
上必嘉歎即施行之再召見論敬天愛民有志事

功三事其論敬天曰臣承乏司宗纂修王牒因得
仰窺 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臣願

陛下鑒圖而法文王不已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
勤勿謂平泰而忘儆懼 上曰朕自為此圖頗覺

有益每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
見 上顧左右取圖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由
嚴恭寅長尤當以為法公言 陛下既知所以戒

又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外

上曰朕方用卿何數求去退而力伸前請

上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直

龍圖閣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明年丁太中憂服除
七年五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帥劉焯久病廢事民
方怨咨公為辯訟決囚滌滯除弊遇水旱與蠲租
振贍人呼舞曰非運使我等皆當死徙嶺海矣又
下令通財以木司緡錢助衡郴道求者凡一萬三
千緡又代道州輸歲缺之錢一萬七千緡積逋大
軍錢三萬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誼奏除永州旱
米四萬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
為表乞借留九年七月再除浙西提點刑獄餞者
塞涂其後潭帥季公椿竟以民言上聞時江西謀

帥 上命執政疏其人 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
季椿奏其甚得湖湘民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
興府見 上極論郴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選任
之宜消弭之策洎至洪以所部多盜申嚴同惡及
他盜捕告之令一夕郭外僧舍有寇其徒來告公
免其罪厚其犒盡縛群寇尸諸市屬邑有八而每
歲之賦十逋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汗萊者
亦有田不汗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逃閣公分遣
縣官精敏者核其欺占其實百年蠹敝一日蕩去
州之材官曰親兵者千曰選中禁軍者亦千異時

士卒營居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為之築室三百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服給授惟時晝訓夕警無敢譁傲復請州置準備將一員擇其久於履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下之百郡云吉之兵謀于牙門公以守臣與兵鈐不成劾罷之揭賞禽賊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十二月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下卹民隱其情官截甚於家貨帥洪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為緡錢二十三萬有奇為米斛一十一萬有奇談者以為多於王仲舒云十三年八月 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

興之政甚美與進敷文閣待制再因任歲或小不兩公每禱兩舉室不茹葷感召如響部內連年有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引疾正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之日如始至在官東脩之問近比宜受者積八千餘緡皆入公帑因任至再宜受禮物亦以犒軍既歸宅旁治小園曰西塋有堂二曰葵心曰秀野鑿池沼種花竹逍遙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極轉一官以嘗為東宮講官再轉兩官時舊學悉收召公獨以與執政隆興合符小忤

雍不以間奉祠四載引年納祿遂以顯謨閣待制
致其仕 今上皇帝即位有詔撫問遣使賜銀
奩藥茗詔有渴見之語公感泣拜賜慶元二年十
月特除華文閣直學士賜衣帶僉論始伸公年高
益健一日對客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疾無苦
惟日食寢減忽命左右扶掖端坐於寢奄然而逝
享年七十有八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一百戶遺表聞 天子閔悼加贈特進
娶黃氏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
預國子第二名薦早卒鉉朝請即行將作監主簿

錫承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天女四人適進
士黃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黃榮通判台
州金嶼樞密汪公之孫義實皆前卒孫男源洵俱
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靜重逮事四朝守正
不撓始終一節感 孝宗瞻厚日思報稱所論
列封駁無少顧忌以故齟齬嘗因草詔

孝宗嘉賞顧左右問學士為誰以他學士對公終
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和於族信於友撫姊妹甥
姪盡愛婚喪賙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志養不盡為
終天之戚復舉太中資產遺諸姪且官伯氏子慰

下泉意族人病於鄉正之役則剖私田倡義役諸
鄉例之其利甚博既沒里人築堂肖像祠焉嘗學
至老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抵書法得急就休
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曰玉堂備草曰表牋曰論
諫曰承華故實詩牋曰宏詞賦頌曰歌詩書啓記
序雜文凡六十八卷歲于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
有四朝遺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實於
庭家人大驚沒于慶元三年七月十四日葬于五
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溫溫程公日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融毅毅程

公王立維嵩雪立維松衆正之宗既介既通不異
不同邦之夔龍氓之黃糞曷非不隆不詭其從不
究其冲其乖其逢

刑部侍郎章公墓銘

紹興二十有一年時宰顯政燕居深念天下之忠
臣義士名相如忠獻張公骨鯁如忠簡胡公之儔
終不附已朝逐其一其一夕發將欲一網以食之
既於是開告訂興羅織挈廷尉府作一大罟擇深
文吏為已所鷹宣城章公儒者也
高皇選於衆廼自刑部副郎擢為大理少卿以武

過其熾或搃公曰今日士師非禾綰士師也盍去
諸公曰全軀以私淑寧捐軀以庇善人時宰每事
諭意公念爭之必不從從之必不可進而唯唯退
而否士夫置對多所全度於是大忤其指因惡簽
書樞密章夏諭言者擊去併波及公以為宗盟同
罪云公既去而頻年大獄起矣至時宰死乃已
孝宗嗣位之初旁招正人忠鯁轅集一日顧大臣
曰光堯之朝有一廷尉不眎大臣喜怒為獄者
誰皆以公對召見除大理少卿天語褒嘉曰以卿
異時典獄不觀望大臣故用卿未幾擢權刑部侍

郎時乾道二年也未幾以疾哀懇求祠官除右文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乃老進集英
殿修撰致其仕淳熙元年十一月戊申薨于里第
得年八十有二朝論嗟悼公諱燾字彥溥世居宣
城釋而卓偉淵淳山峙宜和間以周官經學名震
場屋自鄉校貢辟雍升太學會兵革倣擾間闕還
家建炎二年以父任調廬州司戶參軍處州龍泉
主簿改監行在贍軍酒庫又改恭州梁家壩塩場
又改行在酒庫所主管文字循承直郎紹興十四
年除大理司直明年授右通直郎除寺丞奉使廣

東鞠達官獄以平允稱歸朝轉右奉議即除寺正
十八年遷刑部員外郎明年轉右朝奉即後二年
遂除大理少卿既以忤時宰言罷未幾

高宗記憶除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右朝散即未幾
除知復州為政平寬流徙皆歸治聲上聞二十五
年復召為大理少卿明年又以言罷又明年轉右
朝請即二十九年知蘄州其政如復而簡儉有
加名遂紋簞為民角齒而為守臣階梯自公痛革
至當暑卧榻不徹織蒲至今士大夫媿之邦民歌
之三十一一年轉朝奉大夫提點湖南刑獄地遠幾

旬有司媢令老吏舞文獄以賊成刑多頗類公明
不察淵恕不縱狼平反居多民以不冤全州材官
執守臣以叛公單辭諭招即日請降解甲還營公
獨戮其始謀者數人餘釋不問一郡以寧未幾移
病請祠而去 孝宗御極遂見擢用將薨精神湛
然一語不乱惟語子孫以孝弟忠信明年十月八
日葬于宣之茆氏松山之原曾祖且不仕祖秘贈
太中大夫父元任朝奉大夫致仕贈光大夫公初
室萬氏繼室陳氏子綺監台州黃巖縣于浦監
監緬臨安府學教授純信州司戶參軍館蘄州黃

梅主簿絃太平州當塗主簿皆迪功郎維從事郎
復州推官綜緯經綸業進士一女適進士汪亭舉
孫男三十人女十二人公於文皆工而尤工於詩
與里中詩人周紫芝賡酌還往詩筒牛腰斧藻江
山追琢風月佳句絕唱麗雅奇崛芻豢衆口簫勺
群聽至今言宣城詩人者前有梅謝後有周章云
公天性質儉不為華靡一裘補紉真三十年仕踰
三紀不贏一簪得祿必分族媼友朋賙而無數至
於一丘一岳乘興忘返理一山園于南山之陽命
曰南坡杖屨於斯觴詠於斯卧興於斯酒酣賦詩

殆無虛日終無一言及於聲利夜坐一燈讀書自
娛或覓紙作字得唐人楷法年餘八十筆力益道
目力益強今世未有也教子無倦自作家訓繩以
禮法迪以文詞純綱相繼策第細尤能文出諸老
右不幸皆蚤世葬後二十八年緯自宣城徒步來
廬陵訪予泣曰先公之阡碑石蒼蘚封之厚矣而
未銳一詞以諗來者先公之客今惟先生在甬獨
無意乎万里曰敬受教乃撫侍郎陳公天麟之狀
著于編銘曰

紹興中年有宰而權竊霆之威矐矐彼天睨彼異

已弗翦弗止嗾彼屠伯宅之大理皇咨章公汝仁
汝忠祿園裡方徃刊其鋒彼大而烈公水其炳彼
虎而噬公尸其孽阜蘇所先于張所艱公笑不言
善人以全善者是怙權者是忤公以是去公以是
舉 孝宗御天谷搜巖舉於幽間寘彼甘泉其
仁其博其裔其渥其誰云者楸表之鶴

朝奉大夫起居即吳公墓誌銘

淳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皇帝會慶節北使
來賀 命朝奉大夫起居即吳公假禮部尚書館
之天寒公罷於匱薄是日嬰疾一足不良能行賜

告及室俾近醫藥予徃問疾則呼酒酌我取秘閣
新刻法書相與展翫疾蓋小愈至十二月二日奄
忽而逝疾再作云公諱燠字春卿世為衢之西安
人紹興甲戌策進士第調福州福清主簿循從政
即授撫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去官除喪授隆興府
府學教授弁冕胡篋與之一新書策蕞殘市之充
牒其教條不可犯而訓誘可樂士多卒學有就者
改宣教即知建康府浦城縣轉奉議即邑名難治
始至訟帑千公疾讀十行俱下奮筆決遣文書為
清有惡少年挾兄弟盤據推埋日五虎公令縛

至庭皆置諸法筑廢吐氣鄉校無教公得民無後者田皆歸之學官於是齊房始聞誦弦聲邑以官鬻鹽為賦稱責致鹽配與民公私交病公致鹽有貲而下其估民樂與官為市賦入有羨至庚旧令之逋以數萬計部使者以治行止聞有

詔詣丞相府察廉為幹辨審計司轉承議郎有薦公材可御史公自詭治劇得賀州辭行

上迎謂曰朕聞卿名久公論奏三事 上曰甚善姑牧遠民行且大用賀涓郡賦亦印鹽公行之如浦城言所部便宜事謂南民貧不應租外復有丁

采請蠲除之又二廣盜之勅者有減殊死為城且徃徃士命恐貽後患宜差擇仇健涅而為兵轉朝奉即踰年 詔舉可監司者臺諫侍從皆以公應上語大臣曰用此人遲十年矣自賀除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於是鄂之囚有司議抵死而實未嘗殺人公即訊一語得情破械出之一郡驚異莫佻楊秀祿嘯蠻獠寇沅湘公即日單車引道或甚以羽檄召兵曰此特其酋註誤其下群蠻何辜遣吏諭招許以不死秀祿出降不戮一人十一年 召還賜 對首言今日民貧咎在踰侈宜嚴其禁

自貴近始又言沅靖之壘非無人性官不擾之可
以無警要在擇長吏勸豪酋練峒丁又言江東道
路流民纍纍將往黃州請耕間田宜令淮南有以
振業之 上皆悅至流民事則蹙然曰非卿朕不
聞此除尚書郎典吏部右銓有副使致仕應官其
子吏格以策名未三十年公折之曰此令謂身在
官而任其子者今致仕矣豈得接此吏輩服弁轉
朝散即明年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遷司農少
卿論任子之法謂比年有自他官而除扈帶者在
職或兼旬或踰月則復還其舊其意不過覬覦解

帶之恩度越止法之上徑轉橫階或防團遙刺免
關陞叨蔭補而已且夫法之所謂實歷者謂滿二
歲今縱不及亦宜左職滿歲又論今歲災異重仍
星變地震仲春兩雪仲夏積陰近取諸身腠理疏
則正氣傷願思所以致此者又言三省樞密院六
部吏負無慮一千三百人願下有司議省冗吏事
皆施行兼權中書舍人中人以製 郊見冠服
增秩者公封還詞頭近屬有用近比奏其門下客
補官者公論至再遂寢遷起居舍人仍兼西掖遷
起居郎方 禋祀湛恩慶壽大賚書命墳委公從

容占吏訓辭爾雅得代言体一日造滕言

陛下臨御二十五年屬精為治而庶績未熙意者
群臣未能仰体焦勞媮以愒日墮靡益甚不親細
務者併當務莫之急不按府吏者併良吏莫之舉
以甲兵之問不至廟堂為美事則不先無事之備
以錢穀之數問之有司為當然則不計國用之虛
以軼納論思為職者不過卑論以應故事以寅入
午出為職者不過充員而書紙尾將何以使樞機
皆周密上下無苟且蓋有以振厲而一新之
上竦然曰卿老成鯁亮公既沒上愍之賻金帛有

加享年五有六曾祖常陸祖偲皆不仕父槩以太
學上舍賜進士第三為太守再為部使者所臨有
補終官中奉大夫累贈至通奉大夫初室夏氏先
公三十年卒繼室其姊也皆封恭人子男三人垣
壻埏女四人長適沈韶早卒次適通直郎知岳州
華容縣事万俟侃次許嫁陳汶次幼孫男一人鉉
女二人公介而和通而能立與人交粹然可即及
臨事有不可萬夫莫奪其在州縣見謂明習及立
朝乃以謹直聞家故貧性清苦每分俸以贖其族
兄弟之子教其幼而孤者嫁其女之貧者垣既返

樞於衢以來年十一月庚申葬公同山明果之原
公之弟烜狀其行來謁銘万里與公同年且同舍
又同志其又奚辭

銘曰

士呻其策人禹家稷言佩之緹言擿其埴仕邑及
州輻輳其猷寘彼京周何毅不柔顯允吳公學政
兩崇中外兩庸風行川通金玉 天聰山龍
帝躬推轂 九重華勛之隆既螭我筆盍棟我
室有奄其畢有盡無詰

林運使墓誌銘

公諱孝澤字世傳莆田人也曾祖質故贈朝奉郎
祖傳故不仕父選故任承議郎致仕贈右中大夫
公少好詞章卓然自立一時流輩因不推表大觀
四年外貢入太學宣和六年登進士第建炎初調
建陽縣尉再調南劍州順昌縣尉會有告其賊欲
犯城邑公不謀同寮不檄旁援獨計以為可先未
發會也提兵宵征趨明至其所賊方植牛醜酒聚
神祠中乃突掩之無一人免者未幾丁太夫人憂
當論功而郡僚有沮格者通判吳達曰使賊而張
州且不保况邑乎是不賞乃以間服除授左承

事即監建陽縣麻沙鎮稅秩滿調泉州晉江縣丞
太守器其詳整訟有積歲不決者一以屬公靡不
立斷人情慝焉公所至廉於身力於職必欲以其
韞及物至于以私秋毫不可上官敬憚之通判興
國軍秩滿謁祠官之祿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南
康軍公為郡嚴而不苛吏不敢欺提舉廣南路市
舶有胡婦蒲持環產以獻為子求官得之公持之
不下而言諸朝曰互市與夷按也舶之所入法歸
有司以俟公上之須未有私獻無益之物者倖源
一啓遠人何觀事遂寢朝論題之即拜轉運判官

先是官吏以嶺南為非法令所能遠馭類贖貨有
縣令挾太官要人囊橐之墨且橫公得其受賕狀
即舉奏之一路震覲曰是何可犯解印綬去者十
數人知漳州公年彌高矣聽決益精明北邊有興
歛兵於漳以戍焉前守匱於賦故事成者既行居
者增餐錢而州不時給其徒族立庭下不去有獬
色公不為動徐曰若輩欲反必先殺我餐錢極無
幾爾獨不可強取叱令還營取一二尤者寘之法
而令月庚之衆服其服歲大疫為糜鬻藥里賙路
畀死不能掩埋者官為棺歛部使者上最遷提點

廣南東路刑獄公力辭不就 天子高之改除直
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訓詞曰循良之
吏吾所重止足之人吾所敬中秘之直吾所惜
朝廷方行綜核之政切齒汙吏有言於丞相者曰
林公雖老持節鄉 肅一路獨不可耶丞相然之
自上除公本路轉運副使命下八郡從尊然曰此真
監司也公即以鄉里引嫌有旨趣公入奏公謂所
知曰以南之命既得辭矣顧拜今命辭遠樂近非
人臣義章再上 朝廷知不可疆致復畀祠祿是
歲乾道六年也公則蕭然自放因旧葺廬疏渠引

泉周以花竹日哦其間故人過逢淪茗弈碁杯酒
淋浪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明年正月十八日疾終
得年八十有三後九月葬南郭五雲寺之東北公
性澹然無外嗜與人交一見傾底裡至遇事稟不
可犯南康臨漳歲倚山澤之人以佐公帑公盡捐
以畀民遇過使客燕饗儉而敬賓亦憮然滿意公
自律清苦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公至闌內者公
曰此官燭也亟命持去林氏自唐正元旌表門閭
公始葺之敷文閣直學士正公十朋詩而碑焉公
娶阮氏封安人先卒男二人察左迪功郎新台州



州學教授枏左奉議即秘書省秘書郎出知信州
女二人適文士方庭賁方自誠孫十人文之為信
州貴溪縣尉居之十之並將仕即餘尚幼枏立朝
歸然弗激弗隨予晚與枏同朝而厚予得外補枏
追送予曰先君子寤而未碣非懈實有待子其人
哉予謝不能既歸廬陵枏又遣一仆走二千里來
請銘曰

士穉而節石漱雪留蔬耆而滂毀珠員塗我芻我
駒我亨我衢我日我晡疇舒其驅林公烺烺閩粵
之望天子是獎南東其蕩公摯以辭孰完不隳孰

溢不歌胡耄不歸莆城之南佛屋之北言執其柏
以安公宅清風肅而冰之王之式訛彼貪尚或忸
之

提刑徽猷檢正王公墓誌銘

公諱回字亞夫世居九江五季有仕于閩者因家
焉徙溫之瑞安曾祖岳祖需皆不仕父佃贈中奉
大夫妣黃氏贈令人配丁氏封宜人公初入太學
名聲彰徹登紹興甲戌第歷婺州永康縣尉吉州
左司理參軍知建寧府建安安豐軍安豐二縣監
行在左藏西庫幹辦諸司糧料院出守濠州除提

舉江西常平茶鹽改江西轉運判官移福建轉運判官召還為尚書戶部郎官將作監大理少卿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除直徽猷閣浙西提刑主管建寧武夷山中佑觀改知湖州除江東提刑以疾請老再得祠祿積官至朝議大夫享年七十有二卒于正寢實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在永康以明稱太守汪尚書聖錫尤器之每事委公邑人稱平又為之修學校教生徒老則教以慈少則教以悌有感槩流涕者廬陵地接湖廣盜賊出没往往充斥公行以勤恕圖空四五每日公

生明信矣時太守尚書王公佐風采峻邁寮吏震聳乃獨知公事必詢焉且曰王決曾學到古人才非近用其不及也卒以此語薦於朝諸公亦交章改京秩得建安未赴丁中奉憂除喪得安豐地當邊徼撫字之外無日不討其高年及秀民博詢形勢熟講守禦於是周知兩淮要害使者上其治行丁毋憂除喪得左帑畢力舉職且曰韓魏公不畢此官吾敢不勉遷糧料院凡百官之奉總焉在京百司官為賦錢僦民為僦謂之雇募乃有借兵人於外郡而以錢他用者公請革其弊知濠州辭

行 壽皇曰守邊之道無出威信公再拜而退至
郡廩帑赤立歲後大侵旁郡皆然無所告糴淮北
有粟而非我疆故事守令莫敢使文公禱於天願
以身徇迺召里長貸以公錢踰淮私懋旬挾之間
得斛數萬民食之羸波及旁郡來歲大穰慨然曰
文事武備闕一不可於是增修州學有民兵統轄
徐弼倚官毒民公首流之老奸龍言焉士命越境莫
可禁止公取其尤二十餘人月有廩給使各固封
守戒之曰一夫其風於汝乎得材官且千役以興
阜初不知戰公簡軍實肅蒐苗厚勞來數月間一

變精銳威懾遐 通盜寇屏跡有二山曰橫澗曰
韭山在百里所公躍馬按行知其緩急民可保焉
圖之以猷及為江西常平使者勤恤民隱發榷吏
奸風稜凜咸稱神明時贛吉南安建昌四郡告旱
公速振貸請除租荒政大修民無殍江西稻鄉而
常平義倉郡邑乾沒多去其籍公替之情得小郡
之負亦以萬數然止令庚二之年粟就改將漕時
適歲豐公念前日之旱迺請于 朝願以官所藏
緡錢三十萬分命諸郡糴焉明年江西杲大旱賴
之以濟江之德安兩稅告重表之分宜病於月輸

皆請楨之闕之臨汀柳配鬻鹽民久不堪公諏其
由請正經界召為尚書郎付以其事文告所暨汀
民踴躍會復召為大匠遷廷宰掾兩省事叢擬議
精敏刻決忠實執政稱歎如復 勅令之司以防
舞文罷詔獄以存大躰皆 壽皇從公請世見今
天子首陳圖中與嚴厲借請核名實通言路而法
聖政之說為尤切其說曰 高宗之紹興
壽皇之淳熙致治之道曰修身以學約已以儉莅
政以勤用人以公誠心以格天庶中以聽言寬以
接下仁以愛民此其要也願 陛下取兩朝

聖政而觀之使大臣時陳於前經筵日誦於側即
其切於時者力行之公在省中歲餘來去甚力乃
使浙西力求祠官從之數月起知湖州湖士夫淵
林也公以耆德填之上下悅服又訪郡之大利修
湖濱增城堞建利濟院有盜夜殺牛牛逸想烏程
尉尉不省復想歸安尉尉視之傷焉然牛怒觸人
無敢近者尉聞于州公遣卒傳呼示以判事牛即
俯聽盜竟得云聞者異之或歌之曰謂牛不能言
何以想其寃謂牛能觸何以俯而伏信及豚魚疇
不曰迂牛聽公令不顯公政中奉家故貧無田有

屋三楹中奉謂於公曰吾兄弟四而屋楹三將焉
寘一第吾欲遜焉公即承命僦居郭外奉親徙焉
邑人義之公既仕乃有田百畝及知濠州盡以其
入分族親亦承先志云公器識宏深襟度寬博議
論設施加人數等料事如神物無遁情然按物裕
和亦不可犯臨事莊毅乃僕可親嘗曰吾有三不
欺一曰君二曰人三曰己自少慷慨有大志艱勤
窮空澹無愠色人之善必稱過必掎急赴才必按
奉已過儉以先一家食不重肉衣不綺麗雖御僮
僕未嘗疾語一門之內穆如春風初居峴山晚卜

築北湖自號峴湖居士在湖州

朝廷方欲用

之而來去益切既憲江東歸至峴湖摩挲鄰曲問
訊親旧喜不自勝居亡何移疾乞掛其冠云子男
四人自強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自適
將仕郎自修以公遺澤補官自治尚幼女五人適
承直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吳琰進士項淵松
何致慮迪切郎前南安軍星子縣主簿周寓孫男
五人泰之鼎之益之履之復之女三人公有峴湖
堂不啻足齊予嘗為賦之名士如尚書程公泰之
禮部陸公務觀倉部周公可大賦之者尚多初丁

冝人先卒公親窆二窆於峴山佛屋後而虛其一
諸孤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焉前期公長
子自強以公之行實來請銘予於公為同年且同
朝晚且親乃哭而銘之曰
我入脩門公至自温我出建鄴公藩若雪當其同
朝昏從逍遙逮其補外昏懋風退我歸幾時聞公
墮沱若其洩滴為誅辭有煒廟器琮璧胡盦不裸
后帝而揜諸瘞其既九京疇不傷之其未九京疇
克揚之

知漳州監丞吳公墓誌銘

公諱松年字公叔永嘉人曾祖諱比故不仕祖諱
充故贈右光祿大夫父諱表臣故任敷文閣直學
士右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累贈少師
母鮑氏秦國夫人伍氏宜人公伍出也以蔭補官
初主平江崑山簿監南嶽廟由國子監書庫官遷
刪定官書成改秩攝登聞院將遷擢而少師以
壽皇府翊善議出閣事罷去公亦請外歷徽台二
州簽書判官廳公事其在徽州悉力吏治無文士
脫略囊篋細碎之意大守多病予告以公明敏委
以郡事吏牘填委或累月不省者公一日決之如

流守倚以集秩滿歸至中途聞少師病篤捐妻子
犯波濤舟人無色公不為動翼日至家少師一見
乃瞑台州秩滿得湖南轉運司幹辦公事部使者
知公能文牋奏悉以倩公每一篇出大者百千小
者數語詞意絕人給事莫公濟嘗歎曰公叔下筆
無一點塵氣何必減汪彥章孫仲益時迓亮入寇
湖南餉師粟斛四十萬當遣吏護送衆懼公獨請
行舳艫銜尾先至師次糧道以濟丞相魏國張公
居長沙望重四海名士輳集獨視偉公每見必促
席語移日且勉之曰君不必苦心屬文當為有用

之學且與其子敬夫游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
魏公再相首薦公于朝及其宣撫江淮招公議軍
政公以國事方急不告妻子而行通判明州太守
滎陽趙公伯圭母秀王夫人疾革委攝郡事公宿
于郡舍盡瘁勦力事整而辨時有死囚數十公察
其有寃色即呼而前溫色辭以問之皆號泣曰我
海漁也吏執以來日夜笞掠便誣服為盜公密遣
吏駁問海濱枯魚之肆杲然一日釋二十七人郡
中驚服先是詔即官以上舉所知尚書薛公良朋
中書舍人洪公邁給事胡公沂直院莫公濟少卿

胡公襄皆以公名聞秩滿造胡丞相陳公俊卿一見竒之除將作監丞會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改江西安撫司參議官江西饑米斗數十百錢公捐俸以活饑者除知南劍州賜對便殿 壽皇勞曰吾舊學之子也因訪以天下事公敷奏詳明所陳四事如得天意固民心錄名將子孫華武舉試文上甚喜至延平首條上民事一曰差注巡檢須武舉中選或住子曉民事者二曰理訟先逮詞首三曰商旅不得操兵事皆施行有氓誣其主人以殺其子者獄久不決公驗問不三月得實又明日獲

其子於建寧蓋氓匿之云人以為神暇日則召掾史與之論文入學校與諸生講經義時薦舉久敝有挾諸公貴人書至者公一不省廷語于衆曰薦舉本意舉賢才及治行而已挾貴而問豈薦舉本意哉先是郡之材官多以請託隸尺籍公一不聽一日入蒐庭大闢許其子弟畢集試其孰能簡其驍勇涅以為兵俄有肯集諸郡材官詣 行在所按試士氣奮甚挽強穿札為閩郡最第賞減會課三年其治郡大邑慕朱邑及去延平之民遮道涕泣為之立祠既入朝執政議以公為尚書郎

上曰吳某治郡有聲朕欲再畀以名郡遂得漳州
未之官而卒實淳熙七年二月丁酉也得年六十
有二終官朝散大夫初少師官通判夢一浮屠頌
然而瘖謂已曰帝詔予為而子視其謁云杭州祥
符寺及解官道杭公生焉幼穎悟甫六七歲日誦
數千言年二十三侍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
嘔血少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其學第三人皆師
友公得同薦書而公獨不第乃試宏詞科隱秩秘
文過目不忘同學如丞相洪公适給事莫公濟皆
推其業之精公風神高邁談間頌坐超然如晉宋

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脩不競於進慙而澹介
而通寡欲而有守平居簡出終日簡編筆研間遇
會心處即書于牖戶為文深厚古雅有前輩風有
詩文二十卷曰江湖集尤愛于兄弟從兄御史臺
主簿某病革託以死生弟宗學教授某在閩中屬
疾公聞之疾走至其官下未幾卒公護喪以歸力
貧以葬拊二室之孤不啻已子所至得俸不以入
門不買田宅分以周族親同寮之急與游皆名勝
如王公十朋鄭公伯熊林公光朝呂公祖謙尤厚
云初室周氏封宜人永嘉先生行已弟之子也能

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前五卒繼室潘氏亦封宣人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壞文林即前饒州軍事推官琛承直即前監建康府提領所南酒庫琰文林即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幼為人後公卒歸其宗以公蔭瑄尚幼女六人希韞適文林即瑞州軍事推官周若鑑希孟適迪功即前潮州司法參軍薛澤李蘭適進士周及次未嫁次適修職即永州零陵縣主簿楊長孺次適進士鄉畢孫男三人洵濂深女四人諸孤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公于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陽遷周氏宜人

祔焉至紹熙壬子二月壬寅復以潘氏宜人祔其左方予與公初定交長沙中同官豫章公之子琛悅復與予同官高安大兒長孺因得壻公之門交莫厚焉親奠至焉公既葬之十二年癸丑四月琛以書來曰先人未有銘詩微先生其誰宜為則追銘之曰

公叔風神白而長身如光風霽月之無塵公叔詩文老而日新如日光玉潔而不陳公叔措紳意行無津如我馬既同而覺其耻我車既攻而方其輪嗟嗟公叔一炊黍之詘而萬斯年之伸公叔一去

于今幾春意其上虛空而跨綠耳下大荒而騎麒麟也耶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

銘

淳熙有賢御史建寧徐公予聞之舊矣而願見莫之遂立朝真之同也歲在庚子予為常平使者于嶺表之東公為刑獄使者于其西是秋澤官當貢土公之子逸試于東漕之有司首遺予書其詞甚度其意甚樞也且呼予為同年之兄予答書亦以是呼公退而閱同年小錄求公姓名而不見至慶

元己未七月十一日偶閱 本朝登科記得公姓名甚喜熟視乃紹興辛未榜也蓋前予一榜云不知公何以云爾也豈其知愛之深而誤墨及之耶後七日其子達遺予書叙先契且以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郭公德麟所狀言行來謁銘予歎曰豈偶然哉予其可辭公諱詡字元敏胄自太末五季亂徙建之浦城臨江曾祖諱伯祖諱安常父諱彭年以公贈朝散大夫母楊所生母張皆贈太恭人大夫公早棄場屋為詩千百自號散翁事見吏部朱公松韋齋集中曰彥猷者其字也二子公其仲也

年二十九策進士授左迪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簿帥曹泳權臣姻家也詭公督租公首捕府之胥長逋租者二人挾之荷校以徇帥噎默不敢問陞左從事即移建康府上元縣丞帥費倨甚府縣官日趨走庭下公始進見如律三日禮畢獨趨賓次帥知其不屈乃皆免之公有十論極陳時政利病未嘗出於人潛使左司郎中徐公度不知於何見之稱歎以為通達國体一再薦於朝後帥韓公仲通每疑事必諏於公公言無不盡頗忤意而卒薦公改左宣教郎知處州龍泉縣宗室子有寓居浮

屠者散子錢漁厚息市民物不饑直一月有鬻薪炭者數人皆碎首來訴公即分遣吏卒逮捕卒置諸法有達官私橋黃柵水而請官役民者公不可說之郡守錢竿竿反薦公說者恧焉歲饑公將發常平之廩以振民丞難之公曰儻有罰吾任其咎丁母憂除喪中書除監行在權貨務一月

孝宗皇帝召見時宰席久虛公首論宰相難其人者由職事官不精擇也今日之宰相前日之侍從給舍臺諫也今日之侍從給舍臺諫前日之職事官也 陛下於用人之際常苦乏材而不知職

事官乃宰相所由入之門不可不擇也

上曰甚喜又論凡薦舉當以廉為本而才藝次焉古之薦舉兼舉其已行之事不但任其未為之過謂宜增其所舉之詞曰某人其能嘗任某官為某事以知其廉庶不敢欺上首肯之且勞公曰知卿靖退不事請謁是日除監察御史乃參知政事李公彥穎薦也公初不知明年李公出帥東浙以書抵公曰剛方挺特良副所期蓋李公知公久矣屬有詔令朝臣言事公極論時弊數千言其要有八曰正朝綱杜私謁節吏負之入流審進

言之聽納立根本以自治嚴守禦以防邊盡地力以揀荒禁奢侈以正俗章下時宰不悅公姿貌嚴冷未嘗以辭色假人中外嚴憚蜀人號為鉄面御史公受詔監秋試有國子生江元者陳牒願與太學生同試元殿中侍御史宰掾溥之猶子也溥以文書諷有司公不答又為時宰所不悅遂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至部詔兼攝漕事時容盜李接竊發前漕臣韓磊請留餉鄂州大軍錢五萬緡及焉塩事司錢二十萬緡以給求盜之費朝廷從之公辭焉請自給主帥盜平以給餉不置

增一秩 訓詞曰不仰給於 朝廷不支移於鄰
路接既擒帥臣奏功而將士匈匈公因極論有未
嘗親矢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昏曰蔣璘陳
正陳永輔其卒長曰劉政至於將臣王圭張麟既
克復鬱林又解化州之圍而賞反太薄化州守臣
何偉以數百市人弱卒抗數千方張之盜保全一
城有以見其才不顧家室守節不貳有以見其忠
上官冥搜其罪而秋豪無實有以見其廉今不蒙
賞而反削籍孰不冤之不報貶公兩秩吏部尚書
鄭公丙訟公冤 上遂除公湖北路提點刑獄

而何偉亦復官畀郡又改公成都利州路復官兩
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室罅罅漏節浮費以紓
遠民之力州縣兩稅徃徃加歛及粟帛芻秣之估
皆重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多偽占名數以逭征
徭至有一戶折為四五十者中產下農寔受其弊
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實者二萬有餘細民頓
蘇黎州邊事有與其費無藝分前後庚輸緡錢凡
二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政
必先學校去西路日盡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
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府學彭州郡文學劉大臨

增一秩 訓詞曰不仰給於 朝廷不支移於鄰
路接既擒帥臣奏功而將士匍匐公因極論有未
嘗親矢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晉曰蔣璘陳
正陳永輔其卒長曰劉政至於將臣王圭張麟既
克復鬱林又解化州之圍而賞反太薄化州守臣
何偉以數百市人弱卒抗數千方張之盜保全一
城有以見其才不顧家室守節不貳有以見其忠
上官冥搜其罪而秋豪無實有以見其廉今不蒙
賞而反削籍孰不冤之不報貶公兩秩吏部尚書
鄭公丙訟公冤 上遂除公湖北路提點刑獄

而何偉亦復官昇郡又改公成都利州路復官兩
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室罅罅漏節浮費以紓
遠民之力州縣兩稅徃徃加歛及粟帛芻秣之估
皆重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多偽占名數以逭征
徭至有一戶析為四五十者中產下農寔受其弊
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實者二萬有餘細民頗
蘇黎州邊事有與其費無藝分前後庚輸緡錢凡
二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政
必先學校去西路日盡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
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府學彭州郡文學劉大臨

來告曰生負滋衆而食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也於是蠲其州權酷之錢四百万及官所沒入民田數百畝以給之公凡再奉詔監護蜀之類省試其場屋之弊至預泄試題及是夜半銀板已定公盡易之宿弊頓革所得皆儒先公嘗按縣令楊世方又却前淮東總領宇文子震之私謁兩家怨之至移謗書於本路憲趙善譽按公聚歛至十餘万緡不俟朝命而徑以此錢為民代輸夏租欲以是媚於民而掩其貪暴之迹 上省其章顧謂宰臣王淮曰徐某能以十萬緡為民代輸貪暴者能之

平改知泉州歸至上饒改江東路轉運判官受命一日而沒淳熙十五年二月十有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議大夫爵至浦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在金陵時帥韓公委公受芻秣之輸故事束芻私其一錢公獨不受韓公一日稱公之廉而及之客有對曰一錢亦何足愛韓公曰不然積而計之議得千緡誰其不愛後公在廣右嘗論奏以為監司郡守應用之錢曰公使者自有名錢今乃於上供留州之錢肆其轉移無有限制漕計郡計安得不乏而取之民乎謂宜第州郡為三等

帥守監司九五等公使之錢月給幾何迎送幾何
帶幕帷帳幾何過是者以簋簋不飾坐之赴利路
憲至郢始值候吏以官錢蜀券數千緡來曰道里
費之外皆應歸中府公不啓封到部盡還諸郡公
自為監司郡守帶幕未嘗更造至興元未久而去
悉還於官不留一物所至騶閑宴集饋餉悉從簡
儉其行部非故事秋毫無所受公性寡耦然所交
皆當世名流如陳公之茂莫公濟趙公彥端翁公
蒙之沉公度蕭公之敏丞相周公必大葛公邨最
厚晚乃受知於鄭公丙李公椿陳公居仁在蜀所

敬畏者范公仲圭胡公晉臣公篤於宗親周卹中
表自廣右還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性嗜
學隆冬涇寒難膏申且尤邃於經熟於左氏春秋
西漢書酷好資治通鑑所居不庇風雨日哦其間
人不見其喜愠自蜀還蜀貨無一物惟載書百餘
篋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十九卷目曰東野居士集
藏于家公初娶陳氏繼全氏董氏皆贈封恭人子
二人達文林郎新監台州黃岩買納監監逸迪功
郎前監常州糴納倉女二人長適卿貢進士周端
書次進士楊楫孫男三人損之將仕郎吳郎山奴

及孫女二人俱幼以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葬于忠信鄉新興里之夏村師姑原銘曰
靡乎其為流奚涉弗適規乎其為運奚敦弗進頑
頑徐公單枕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曰予
其速惟金玉爾身皤然不塵以對于古人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第 3538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七

30

茶
 號
 11.8
 羊
 大
 致

